

翅 膀

马 寻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772883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描写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。革命的武装与武装的反革命进行决战的前夕，小飞、小莉和他们的父母，跟随电影制片厂撤离长春，到了矿山鹤岗。在那里，他们认识了工人的孩子赵成、郎国璋和农民的孩子百顺等，他们在一起学习、生活和成长。伟大的时代锻炼了知识分子，也锻炼了他们的孩子。作者以诗一般优美动人的文笔和充满童趣的生活画面，写出了孩子们对美好事物的爱，和对邪恶势力的憎，再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岁月。

封面、扉页
插图：李福来

翅 膀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9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25,000

书号 10019·3018 定价 0.46 元

目 录

序曲	1
一 从长春到松花江	3
二 矿山的日日夜夜	29
三 森林里的风雨	53
四 白雪寄友情	74
五 梦中的百灵鸟	93
六 不是意外的事情	118
七 前方和后方	140
八 史诗的记录者	161
九 三颗复仇的子弹	176
十 飞向明天	197

序 曲

小小的海燕
习飞在海上
披着黎明的霞光
穿过碧波银浪

海燕飞向长空
怀着对光的渴望
海燕飞向太阳
张开七彩的翅膀

耕耘者寻觅着馨香的沃土
思索者萦回着早潮的激荡
平凡与伟大并不陌生
过去和未来也咫尺相望

童年的故事从序曲开始

烽火的岁月令人难忘
唱给你 习飞的海燕
唱给你 七彩的翅膀

一 从长春到松花江

小飞八岁参加革命。他说：和他一块儿参加革命的有妈妈、爸爸和小莉一家，还有唐叔叔，还有很多很多人。

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的一天。这天，小飞和爸爸、妈妈……和很多很多人，就要跟随革命队伍，撤离长春北上了。

一清早，爸爸、妈妈找来唐叔叔帮忙，把全家衣服、被子和日用东西，装进柳条包、铁皮箱子、木头箱子和大小网篮里。

爸爸先收拾的是他的“万宝箱”，把他的旧照相机、自己装成的收音机……包了又包，放在里面；还有些机器零件和修理工具。都是些奇奇怪怪的非常好玩的东西。

小飞把灯座上立着一个跳舞的小陶瓷人的台灯，和他小时候吃西瓜的照片，都用硬纸盒包好，装进箱子里。说起这照片，还是爸爸的得意“杰作”哩。

收拾家具的时候，爸爸说：“把破破烂烂的扔一

扔，怎么样？参加革命嘛，应该利利索索的。”

妈妈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，问道：“怎么？你那八路朋友不是让把家当全带上吗？破家值万贯哪，你舍不得你的万宝箱，我也扔不下我的破破烂烂……”她说这话时，眼神比语气还认真和严肃。

唐叔叔素知妈妈脾气，这时，象替小飞爸爸解围似地把手一摊说：“石姐，你说的不错；田凯同志讲过，参加革命，也让大家把家当带上。当然，可带的带，不必带的不带，对吧？”

对唐叔叔的话，妈妈虽然不完全满意，却也咯咯地笑了。

爸爸关心地问起小莉一家：“老柳他们，没啥问题了把？”

老柳就是小莉的爸爸。小飞叫他柳文大叔。

“老柳虽然有些想法，但是走总是要走的。小莉妈妈怕撤到北大荒，孩子念不上书。”唐叔叔这样回答着。

妈妈问唐叔叔：“你的女朋友小杜呢？一定留下不走吗？”

唐叔叔把长发向后一甩，爽朗地答道：“人各有志啊，我和她分道扬镳了！”

收拾好东西，还不到中午。爸爸雇了一辆马车，

和唐叔叔把东西拉到制片厂去。

小飞忙着去找长佳。长佳家就在街口。他俩同岁，常在一块儿玩。可是现在，长佳哪里知道，小飞就要离开长春了呢。

小飞把他全家参加革命的事儿告诉给长佳。长佳就拉着小飞的手，去见他的爸爸妈妈。

长佳说：“小飞一家都参加了，咱们呢？”

长佳爸爸章伯伯是个医生，他收敛了笑容，摇摇头，象对孩子又象对自己，沉重而缓慢地说：“我想起诸葛亮的两句话，‘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’——咱们哪也不去，在长春住定了！”

长佳只得把小飞送出来。他拉住小飞的手，恋恋不舍地说：“你一走，咱们就不能在一块儿玩了，不能再见着呢？”

“怕是见不着了……”

慢条斯理的长佳，眼里含了泪；小飞抽回手，向长佳摆了摆。长佳呆呆地站在门口不动，连一声“再见”都没有说。

在和妈妈坐摩电车去制片厂的路上，小飞心里琢磨：那个叫诸什么亮的人，大概是长佳爸爸的朋友吧，什么“乱世”啊、“性命”啊，这些难懂的话，一定是劝长佳一家不参加革命的意思。

太阳象悬在空中的火炉。街旁的白杨树，连蓝天白云都懒得去看一眼，好象已经睡着了。枝头上唧唧喳喳的小鸟，也不会把它叫醒。

制片厂院里，到处堆满了东西，挤满了人群和车辆，大大小小的木箱里，装的是摄影、录音和洗印等各种机器；跟随八路军撤退的制片厂人员的箱子、柳条包和行李等，也堆得象一座座小山；柳文大叔的钢琴，包着旧毛毯，又用草绳子缠得密密的，在行李堆里显得十分突出。人们忙碌着，把东西装上马车；每一辆马车上都插着小红旗，装满了东西，就一辆接一辆地向附近的小火车站拉去。

看到小飞各处跑跑跳跳的，妈妈吩咐说：“你胃下垂的病还没好，别到处乱跑，听见没有？”

小飞听见也等于没听见。他很快认识了几个新的小朋友，就在象铺了一床绿绒毡似的草地上玩起来了。他们扮演八路军打长春的游戏：小飞和几个孩子装八路军，用捡到的木棍当枪。小飞想：要有真枪该多带劲儿。一个叫春生的和几个小朋友装坏蛋，他歪戴着帽子，鼻梁上架着一副不知从哪儿弄到的墨镜。

进攻长春的战斗就要开始了。小莉跑过来也要参加，小飞说：



“八路军打长春没有女兵，你当逃跑的阔小姐吧！”

“去！”小莉撅起了嘴巴，用劲儿摇头，她那两条小辫上的摇动着的绿花发结，也在帮助她表示反对。

这时，爸爸和一位穿着黄色长军装的八路军伯伯，来到小飞的面前。爸爸说：“小飞，给田伯伯行礼！”

小飞不给田伯伯行礼，却去拉他的手。

田伯伯就是爸爸的老同学田凯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离开家乡，进了关，跑了好多地方。一九三八年，随一个剧团去了延安，参加了革命。后来，在冀中根据地和游击区做过工作；日本鬼子垮台前，他就随军从内蒙草原，前来东北。田伯伯是个大高个，方方的脸上虽然有了皱纹，可是那深陷在浓眉下的一双大眼，却神采奕奕。他摸着小飞潮湿的大脑盖，问道：

“参加革命走啦，高兴吧，小鬼。”

小飞还不知道参加了革命会不会发给他一支枪，就答道：“要是发给我一支枪，我就高兴！”

田伯伯和爸爸都笑了。

平时最清静不过的小火车站，今天晚上变得最热闹不过的了。照明灯射出耀眼的白光，使满天的星

斗都有意躲藏。装火车，一直装到深夜。爸爸说，他心爱的摄影机、录音机都装在第二节车厢内；柳文大叔的钢琴也装在第二节车厢内。爸爸说，夜里，他就准备在那里过夜。

小飞说：“嗨！人参加革命，机器也跟着人参加革命了！”

小莉认为：小飞在学大人话。

在人声嘈杂中，小飞和小莉被妈妈和柳文大婶带到最后一节车厢。准备睡下的时候，只听柳文大婶自言自语地叨念着：到哈尔滨或别的什么地方，孩子能不能上学？小飞想起了长佳，心里有点不好受。后来，困得要命，不一会就睡着了。

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，小飞忽然被一片呼叫声惊醒。原来，火车一直没有离开小车站，有一节车厢着火了。唐叔叔跑过来，把小飞和小莉抱下火车。这时，只见田伯伯正指挥大家纷纷运水救火……

忽然，燃烧着的车厢发出一股绿色的强光。有人喊：炭精棒烧着了！孩子们听大人讲过：没有炭精棒就演不成电影。

人们一面忙着救火，一面纷纷议论着，说火不会自己烧起来的，这里一定有坏人；又有人说，也许谁抽烟，扔了烟头，把车厢引着了……

总务科的小纪，扶着孟子久走了过来，说孟子久救火烧了手和胳膊。孟子久脸上呈现出痛苦的表情。不住地说：

“没什么，救火要紧！”

火，终于扑灭了。列车甩掉了那节被烧毁的车厢。启程时，天已大亮。红日照进车窗，孩子们的心里又充满快乐；大人的心啊，想的竟是些什么呢？

火车轰隆隆地向北方奔跑着。唐叔叔、爸爸和柳文大叔都是在装机器的车厢过夜的。妈妈和柳文大婶一夜未睡好觉，现在都打起盹来。小飞和小莉乘机溜到另一节车厢，找到了春生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小莉又换了件浅绿色的连衣裙，外面套着白色的绒衣。这就使她象被小飞装进箱子里的台灯座上的那个跳舞的小陶瓷人了。

“什么小陶瓷人？你脑盖那么大，可倒好，下雨淋不着你眼睛。”

小飞承认自己的特点被小莉抓住了。就连妈妈，有时候，也不叫他小飞，叫他“大脑盖”。在长春，长佳识字识不过他，就说：

“你脑盖大，心眼灵，我识不过你。”

车窗外，六月的田野，茂密的庄稼，随风招手。再过一些日子，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、黄金似的谷穗、

棒槌般的玉米，才会更加显示出东北沃野丰饶的景色。

春生的眼光从车窗外移进来，对小朋友说：“快到哈尔滨啦，听我告诉你们，哈尔滨有松花江，江里有太阳岛，比长春好玩多啦！”

小飞问：“哈尔滨不是北大荒吧？”

春生一愣，做了个否定的表情，回答说：“北大荒？在哈尔滨北边，老远老远的……”

小飞总认为：凡是老远老远的地方，一定都好玩。

孩子们顺着车厢向前走，来到装机器的货车车厢前，再走不过去了。这时候，田伯伯和另外一个八路军伯伯，正靠在车厢堵头谈着什么。见到孩子们，田伯伯说：

“这是钟之浩的孩子小飞。这是柳文的孩子小莉。——来，叫周伯伯。”

小飞和小莉拉起两位伯伯的手，说：“田伯伯好。周伯伯好。”

然后，小飞又向两位伯伯介绍了春生。说：“他叫春生。他有一副墨镜，专门能装坏蛋，可象啦！”

大人孩子都笑了。

周伯伯也是个高个子，也得仰起头，才能瞧见他

的脸。那脸色有些苍白；说话含有浓重的南方腔调。也许由于迁厂忙乱，又烧了一节车厢，周伯伯上了火，或者伤了风，嗓音显得低哑。小飞注意到他不时用手帕擦鼻子。

周伯伯拍拍孩子们的头，说：“让火车拉到远远的地方，有趣吗？”

“有趣倒有趣，可我妈妈不放心哪！”小莉回答着。

“怕到北大荒，你念不上书，对吗？”

嗨，周伯伯什么都知道了。

小飞心里打个转，做个手势，让田伯伯蹲下来，他对着田伯伯的耳朵，小声问道：

“你身上带着枪吗？”

“枪？怎么，你想搞什么名堂？”

嗨，田伯伯严肃起来了。不！也许是故意严肃起来了。

“我们都参加革命了，怎么还不发枪呢？是不是只发给大人呢？”

“不！大人有的用得着带枪，”田伯伯一面说，一面站起身来，“有的用不着带；孩子呢，一律用不着带枪！”

“不带枪，遇到坏蛋，怎么办？”

周伯伯插进来说：“枪，是打仗用的；可是打仗，有各种各样打法：用枪可以打，用别的东西也可以打。比如说吧，把制片厂从长春撤到后方来，也是为了打仗。用电影也可以打仗，明白吗？”

嗨，用电影还可以打仗哩！真有趣。

周伯伯的话虽然有趣，可是小飞想有一只枪的愿望，却没有得到满足。

当孩子们离开两位伯伯转身走回的时候，小莉还显得有点害怕的样子，颤声地对小飞说：

“你还想要枪啊？真吓人！”

哈尔滨。

火车把制片厂职工和一些家属，还有十几节车厢的电影器材，送到这北方的大城市。

小飞和妈妈下了火车，柳文大婶拉着小莉从前面走过来，低声地然而却是兴奋地对妈妈说：

“石姐，这回可好了，听说制片厂留在哈尔滨，不往远走了。”

妈妈笑了笑，说：“反正，依我看，留不留在哈尔滨，孩子们也会上学的。你，放心好啦！”

小飞的眼睛专门想找出哈尔滨特别的地方。果然，当他发现用石头子砌成的马路的时候，他对小